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茶陵古城墙城门

曾经的解放街是茶陵县城最为热闹的地方，如今已显得萧条



1962年，横跨沅水的茶陵大桥建成通车，县城对岸的老虎山渡口亦渐渐荒废

外婆的儒仕坪

胡帆

外婆住在儒仕坪，离我家有三十里地。我于正月里去儒仕坪拜年，来回就是一趟徒步六十里的长途跋涉。

我们先在老虎山渡口过河到县城。这时候去县城的人比平时多，街上放花炮的，有去看电影看戏的，还有和我们一样去走亲戚拜年的，都一律穿着崭新的出来了。河上的两只船非常忙碌，每次都坐满了人。船吃水深，河水几乎要从船舷漫进船舱来。

船一靠岸，乘客就蜂拥而出，跳下船，踏着岸沙，爬上河堤，纷纷走进农林村。农林村到处都是菜地，地里有苕蓝胡萝卜，还有芹菜大白菜。路旁近处是房屋，远处这儿一片梨树，那儿一片枣树，枝丫正摇晃着，仿佛认出了我们夏季来造访捡走了暴雨中被风刮落一地的枣和梨。

在菜畦望得见古城的地方，我们横穿一条马路，走进与护城河并行的八总街。在三总桥附近，往右转就是热闹的解放街。街上有给人民币收旧换新的银行，有成排地摆着五羊牌自行车的五金店，有在玻璃柜里摆着望远镜和发令枪以及枪用火药纸的百货商店，有把布票纸币夹住挂在铁丝线上的一飞掠人群众头的布匹料子店，有顾客躺在皮套扶手旋转椅里享受服务的理发店，还有摊上摆满蜜甜的甘蔗和诱人的荸荠橘子的小卖铺。街上有人放花炮，淘气胆大的男孩儿放“嘭”“啪”炸响的二踢脚，“不经意”击中行人，矜持的女孩子摇晃着嘴边的叱花，眼放光芒妮妮蹦蹦。时而有放着彩图的蝴蝶蝶腾空而去。各种响声此起彼伏，电光烟弹煞是惊人。

我们亦惊亦喜地穿行在把一切声响放大拉长的解放街，来到一个丁字路口。一条坡道从河沿码头爬升上来，出现在眼前。我们在路口右转，进入沅水街，然后离开大街，进入左手边一条门牌上写着“文化街”的狭窄巷子，于是来到离巷口不远处的小姑家。稍作停留，喝杯水，尝几块糖果，然后继续赶路，从沅江大桥的桥洞下经过，沿马伏江北岸茶陵一中院墙外一条起伏蜿蜒的小道一直走到狮子桥。

过桥就从城关进入下东了，我们沿着一条铺着沙子的公路一直走到下东小山村。村里河岸边有染坊，屋外场地支着竹竿，晾晒蓝白花布，空气中弥漫着染料和石灰粉混合的呛人气味。我们从学校门前经过，然后离开大路，走河边的一条小道。河边细柳拂拂，鸭群游水，河水时而哗哗作响奔流而来，时而幽幽无声流淌而去。

小道经过肖家坊、枫树下和黄堂墟。我们走在田野中间朝远处望去，只见一群

群素朴的房屋连墙接瓦参差不齐像水墨画一般盘踞在有些雾气的河山之间。沿途经停三个青砖黛瓦的歇息亭，每隔五里就可以坐到亭子间的石凳上休息。小路还跨过两条高出地面一米多的把河水引到茶场去的灌溉渠。当我们来到一家养了四五只大白鹅的人家门前时，我们会驻足观看一会儿。大白鹅见人过来，就警惕地鸣叫，来回走动，有的甚至把红喙长颈低垂到快贴近地面做出啄人的架势。鹅对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并不友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其曲项向天歌的优雅。黄堂墟是一个三日一集的墟场，巷道延伸有两里之长，两边都是店铺和住屋，中间有两三个弯折处，好像一个迷宫。赶上四七逢墟的日子，地上就摆满了吃的用的货品，有摆在挑子里的水灵灵的新鲜蔬菜，有装在筐子里的活泼泼的本土鸡鸭，有原木新凿的漆油木的榉木家具，有精编细织还带着竹青散发着竹香的大小竹器。来往之人熙熙攘攘，交易之声嘈杂鼎沸。

我们在热闹的墟市和寂静的田野中穿行，时而目不暇接，时而踟躇而行，即使清早出发，也要到中午时分，才能到达山水环抱的儒仕坪。

外婆住在一个颇有年代感的带天井的屋子里，屋高门敞，五扇五进。大门前有砖垒的半人高的矮墙隔出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菜，对面是荆棘围护，荆棘里长着一棵枣树，花开时极其艳丽的石榴树。有一年暑假我禁不住诱惑，钻进荆棘里爬到树上摘石榴。石榴自然还没有成熟，但那挤在一块的晶莹剔透的籽却是让人一见难忘。小院子外是一个更大的菜园子，菜不多，草却很茂盛，绿油油招人喜欢。菜园外是一片水田，田间有两口池塘，更远处是红土覆顶、种着马尾松和油茶树的石山。近处的池塘是外婆洗菜洗衣的地方，也是黑鸭子被追急了飞过去避扰的地方。远处的池塘有一面邻接一座三面峭壁浑然一体像一块大石头的小山。小山只一面呈马鞍形连接主脉。从高处俯瞰，山是狮子的搏球，池是龙王的含珠。

我们从垄上走过，揭开竹编的挡门，从大门进入堂屋。神龛里红烛燃香，楼板下雨雨筑巢。堂屋和后厅之间有一道门，我们穿过中间的门再走几步左拐，左手边是有雕花窗户的砖墙，右手边是廊柱和天井，廊道里端就是外婆家。

我们纷纷进门，声叫着“外婆，给您拜年！”外婆笑逐颜开，站在门口说：“恭喜发财，你们长命百岁！”然后忙着摆茶。盘子里堆满了花生、瓜子、爆米花、薯片、油炸酥、糖霜雪枣。桌子下架着炭盆火。在我们喝水嗑瓜子的时候，外婆又去煮面条。不一会学碗就上来了，敞口的青花瓷大碗里盛着热气腾腾的汤面，上面还堆着油煎的荷包蛋和整煮的鸡腿。学碗本

意是给走远路的客人先垫点底，后面还有数羹一汤的正餐。但我们更喜欢面食，大块朵颐之后我们早已吃饱了。

我们跑到大厅里，去看那回文的雕窗，敲那发声的廊柱，爬那木质的板梯，和小伙伴在两个天井之间的坪地上跳房子和抽纸宝。头冠形红的黑鸭子，慢慢腾腾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了，它们没有大白鹅的优雅长颈和高蹈步履，却还像绅士一样慢条斯理地踱方步。于是，我们去赶它们，黑鸭子见人靠近，先是警觉，后是躲闪，最后很不情愿地扑棱着翅膀突然凌空而去。

玩累了渴了冷了，我们就去找外婆，用炭盆火烤手，把爆米花继续装到口袋里。我们在屋子里也不安静，不是敲捣捣的卷烟器，就是翻弄一个装着三节一号电池的手电筒。茶水喝着太苦涩，糖水喝着太甜腻，就把泡开的茶叶和着白糖一块嚼碎了往肚子里吞。能让我们安静的只有连环画，可外婆这儿没有，唯有墙上贴着一幅《瓦岗军开仓放粮》的彩画，义士们在这个厚墙顶窗有些昏暗的屋子里挥洒着一种痛快淋漓的济世豪情。

傍晚时分，我们去河边挑水。沅水由南而北从官溪流到儒仕坪的东头，遇到丹霞地貌的石山就折而向西。对面属于沅江乡，都是高出地面十几米的峭壁；这边属于下东乡，都是几乎与水面平齐的沙洲。沙滩上到处都是鹅卵石，捡几块圆滑的薄片打水漂最合适。河水冲到岩壁上就上下翻涌，转出一个个大漩涡。经过长年累月的冲刷，岩石基底已经被冲刷出一道道流线的洞窟。夏天里有许多人来游泳，其中不乏放排驾船的行家能手，但不会游到对面去冒险，大概在激流峭壁之前，游泳者也只能望而却步。我小时候常常想，这种奇山异水里面，难免会藏着蛟龙巨蟒，只待风驰电掣雷雨交加的刹那乘云而起龙归大海。

我们会在儒仕坪住上一宿，第二天赶着去县城看湘剧。有时候夜里下雨，梦里恍惚听到雨滴滴淅淅沥沥连绵不绝地洒落到天井里，就开始担心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样第二天就走不成了。下雨天是留客天，但像我们这样淘气贪玩的小孩子，那时候并不懂得珍惜陪伴亲人的机会。

几回夜闻细雨，曾忆山石枕寒流。如今外婆不在了，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儒仕坪了，但每到春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外婆想起儒仕坪，仿佛依然能触碰到寒冷冬日里那份围炉而坐的温暖。

父亲是个“司令官”

征文启事

说出你的防骗故事！有奖征文等你参与

第十三个全国公安机关“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即将到来，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宣传工

- 一、征文主题：围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传销等经济犯罪，可讲述自己或身边亲朋好友的防骗故事，亦可抒写对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认识感受。
- 二、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5月6日。
- 三、征文要求：1. 围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主题，契合经济宣传特点。
- 2. 文体不限，字数以600-1500字为宜。
- 四、评选程序及奖励

- 1. 征文截止后，主办方组织专家对所有征文进行评选，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并颁发奖金和证书。
- 2. 获奖征文在市级媒体上择优刊发。
- 三、参与方式：投稿邮箱：529651360@qq.com，投稿时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经济防骗故事”，在邮件内容中提供作者姓名、联系方式、通讯地址等信息。
- 四、特别声明：1. 应征作品应为原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若有涉及著作权等法律纠纷，由投稿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 2. 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稿件恕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3. 凡向主办方投稿者，均视为认可本启事所有条款，主办方对本次征文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真情

密码里的爱

王国梁

现代社会，很多人的生活简直都被密码绑架了。手机、电脑、微信、医疗卡、银行卡等等，全部都要用密码。密码就是一把把小锁，把我们的生活锁了起来。可对老年人来说，密码简直就是个大麻烦。

母亲的存折需要设密码。银行工作人员说，最好别用生日当密码，母亲就随便想了几个数字。工作人员见母亲把记密码的纸条攥在手里，就故意提醒说，密码最好牢记在心里，千万别跟存折放在一起。母亲明白，回到家，她把纸条藏了起来。

谁知过了没几天，母亲竟然忘了把写着密码的纸条放在哪里了。翻遍了家里，也没能找到纸条。她打电话让我回家，帮忙解决。我说：“现在没别的办法，我带您去重新设置密码，但是您得想好了，换的密码一定得牢记着！”母亲很认真地说：“放心吧，这次设了密码我肯定能记住！”说完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担忧，叹了口气说：“人老了，记性差，谁记得住密码？这密码可真够烦人的！”我想了想，应该选个老妈能记住的密码，于是说：“把我爸和您的生日组合起来当密码，这样能记住吧？”母亲说：“人家说了，不能用生日当密码。再说了，我真记不住你爸和我的生日。”我跟母亲解释说：“用生日当密码是怕被别人轻易破解，但用生日组合没事。”母亲说：“好吧，那就用你们姐弟三个的生日组合吧，我保证记得牢牢的！”

我笑了，笑过之后不由心生感动。母亲对我们姐弟三个的生日再熟悉不过，不仅牢记在心，而且每年都想着。我们过生日，有时候忙得自己都忘了，母亲还会打电话提醒。只要有可能，母亲一定让我们回老家，她亲手为我们擀长寿面吃。可说来惭愧，很多年里，我们都忘了父母的生日，母亲总说，我和你爸不过生日。只是最近两年，在姐姐的提议下，我们才想起给父母过生日。但如果问我父亲或母亲的生日是哪天，我还真不能随口答出来，总是要查一下才知道。儿女经常忽略了母亲的生日，而母亲却把儿女的生日牢记在心。天下母亲都是如此，她可以忘了自己，但无论什么时候，儿女都是最重要的。

我为母亲改的密码，是我们姐弟三人出生日的组合。果然，这次的密码母亲再也没有忘记过。

前不久，我们姐弟三人回老家陪父母过周末。吃完饭，我们要给母亲零花钱。母亲却推辞说：“我有的是钱！我和你爸的积蓄还不少，而且现在国家每个月都给老人发钱，我们的钱够用。”说着，母亲打开一个小盒子，对我们说：“咱家的钱都在这里呢，有十几块钱的存款，还有些零钱，都存着呢。我和你爸身体都不好，万一哪天我突然病了，你爸又从来不管钱，不知道钱在哪里，更不知道密码。我给你们说了，心里就踏实了。存折的密码是你们三个的出生日组合……”

姐姐听了母亲的话，眼圈都红了，说：“妈，您说这些干啥，您的身体好着呢，能活一百岁！”母亲笑着说：“是啊，没事，就是提前告诉你们好！”我明白，其实很多老人都提前作打算，这样他们才心安。

儿女是母亲的全世界，而且母亲对儿女百分百信任。我明白了，母亲的密码里，藏的全都是对女儿的爱！

旧事

父亲是个“司令官”

尹光良

我的父亲曾经是个“司令官”，但我却不是“官二代”。说来你也许不信，但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报名参军，保家卫国。不过，他并没有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而是被分派到厦门海岸地兵部队防御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最前沿。父亲在炮台驻守五年，入了党，立了一个三等功，“官”至班长，但还没等到当上司令就转业到了株洲冶炼厂，参与当时的建厂大业。不久又遇上三年困难时期，过苦日子，一个月工资换不来乡里种的一担萝卜，为了生计，父亲抛下了“铁饭碗”，跑回老家当起了农民，我也就没能成为官二代。

父亲回老家后不久就发现，种萝卜比拿工资端“铁饭碗”强只是暂时现象。老家在当时株洲县最偏远的龙潭乡，田土少，多山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出了名的穷山窝，每工分仅值3分钱，很多人劳作一年，到年底结账还是负值。1969年，我开始上学，弟弟也已经4岁了，一家人挤在祖父分给父亲的一间房子里，很是局促。父母想尽办法借遍亲戚朋友，加上邻居们出劳力帮忙，建起了三间大瓦房，尽管欠了一屁股债，但有了新房住，一家人还是喜滋滋的。

可惜好景不长，1970年8月，生产队寄放在我家抽水机早用的汽油失火，把我家三间房烧掉了一间半，父母只得又去借钱来修缮住入不久的火烧屋。旧账未完又添新债，沉重的债务压得父母喘不过气来，尽管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干部，可工分也不比社员多多少。为了赚钱还账，父亲建议队上开展多种经营，种田的同时也发展副业，喂养家禽下蛋赚钱，为此主动辞去队上的干部职务，承包饲养了生产队的120只鸭子当起“鸭司令”。他还和队上达成协议，私人的20只鸭和公家的一起放养，这样除了完成生产队的交蛋任务，超额部分卖了就能有点钱还账了。那时正值狂热

B4

株洲日报

22593776

2022年4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杨卓

时光

SHIGUANG

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zzrbsg@163.com



依沅水而建的茶陵古城墙